

紫金山老虎洞 抗战阵地寻迹

市民黄明生是一位爱好登山的老南京，年过五旬的他几乎踏遍了紫金山的每一寸土地。同时，他又是一位超级军事迷，因此在登山之余，他对山上的许多战场遗迹进行过研究。他告诉记者，早在2006年，他就发现了史料中记载的老虎洞阵地。这个阵地就是南京保卫战中，抵挡日军进入南京的一道重要关卡。老虎洞究竟在紫金山何处？为什么此前南京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地方？那里又曾经发生过怎样鲜为人知的战斗呢？

少校军官加入找寻老虎洞的队伍

在约定的时间，记者和黄明生在紫金山天文台门口碰面了。前两天刚刚下了雨，林中的空气里弥漫着青青涩涩的树叶的气息。由于记者是从白马公园一路走上来的，黄明生就建议休息一会儿再出发，他笑着说：“想到老虎洞，前面还有很艰难的路要走。”

记者和黄明生的这段谈话引起了旁边一位少校军官的注意，他走过来，问：“老虎洞？你们知道老虎洞在哪儿吗？”记者老老实实地摇摇头，而黄明生的点头让军人喜出望外，“我姓刘，在南京军区‘临汾旅’服役，我对老虎洞阵地之战这段历史很熟悉，可我在紫金山找过好多次，都没找到老虎洞阵地。这不，一到星期六，我就到这儿来转转，但问了许多人，都没人知道。我能和你们一起去看看老虎洞吗？”

复杂地形竟让带路人都迷路了

记者一行人出发半个小时之后，黄明生停下来观看了一会儿地形，歉意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好像迷路了。我在2006年来的时候是秋天，现在季节不对，很多记忆中的位置都模糊了，只能重找。”这时，刘少校提醒说：“当年老虎洞之战，为了扫除视线上的障碍，阵地前的树木都被砍掉了。我们应该站在高处，找树木相对低矮的地方。”

一语惊醒梦中人，一行人赶紧往山顶爬去。站在山脊之上远眺，果然在第二峰以东的位置看到一大片较低矮的林子。根据黄明生随身携带的地形图上深绿色的图形显示，那位置应该在“永慕庐”的左手方向。

林子里根本就没有路，荆棘遍布，摄影记者那沉重的摄影包不停地被树枝丫丫绊住，手忙脚乱。在一处山脊，记者遇见了一对爬山归来的中年夫妻，赶紧上前和他们攀谈起来，得知他们是老登山迷，对紫金山里的地形相当熟悉。他们手指前方说：“你们要找的地方可能就在不远处，那儿确实有许多防御工事，比较集中，像是一块阵地。不过，老虎洞这地名我们没听说过。”

质地上乘却弹痕累累的碉堡记述了战争的惨烈

一路走过的山脊都很狭窄，最宽处不超过十米，最窄处只有一两米。顺着山梁一路探寻，沿途不断发现有被炮火炸毁的建筑痕迹，还有人工挖掘的防御战壕的痕迹。凝视那些已被野草和落叶所覆盖的沟壑，仿佛看到那些血性男儿跪卧其中，咬牙切齿地向日军举枪还击的情景。正像刘少校和黄先生事先推测的那样，这



站在老虎洞阵地上远眺，视野颇为开阔

些拱卫南京的工事，正面无一例外地都是朝向东南方向——那正是当年日军正面进攻的方向。

继续向前走了不到一公里，刘少校在一片杂树丛中地发现了一座钢筋水泥的碉堡。这座碉堡露出地面的部分有一米五左右，埋在地下部分有一米左右。堡内可容三到四人，北面有一向下的通道可进人碉堡，有三个射击孔，分别朝着东、南、西方向。从外面看，只有朝西面的射击孔完好，而朝东面和南面的射击孔的上部防雨檐均遭到炮火的严重损坏，局部已露出里面的钢筋，由此可见当年战斗之惨烈。

刘少校告诉记者，整个紫金山上的防御工事，都是在德国顾问团指导下构筑的，蒋介石对它拱卫南京城抱有极大的期望。山上的碉堡都是明堡，因为紫金山有众多树木掩护，在军事战略上不需要设置暗堡。这些碉堡建筑时，所有的材料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，就连黄沙都要经过几遍水洗才与水泥搅拌，再用5至10毫米的钢筋整体浇灌而成。从现存的碉堡外形看，很少有被风化的迹象，其混凝土仍牢固坚硬。

据刘少校介绍，南京的现有碉堡大致有两类，一类是球形连体碉堡，这类碉堡能经受炮火轰炸，更具有避弹的能力；不因建筑物体的破坏而影响整体防御能力；一类是顶部呈平面的碉堡，就像眼前的这个碉堡。这两种碉堡都牢不可破，如果是飞机上丢下的炸弹，一般要有500公斤炸药的威力才能将碉堡炸毁；如果将一枚5公斤的炸弹从碉堡出枪口抛进去，也只能炸出一个缺口。

当年是谁镇守这方阵地

向东过了大约百米的距离，记者又有了新的发现：一个地下钢筋水泥建筑豁然出现在小道上，左手边露出的是一二座尺见方的瞭望孔，右手有一向下的台阶。刘少校推测，这应该是一座当年的战地指挥所。

刘少校介绍说，当年驻守老虎洞阵地的是国民党教导总队。教导总队隶属于国民党中央陆军学校，素有“蒋介石之剑”的称号。这支部队是由特种兵组成，有炮兵团、骑兵团、工兵团和辎重团，共计五万多人。教导总队是国民党军队按照德国步兵团的编制、用德国的装备、由德国顾问训练的德式团营连战术示范部队，又是蒋介石仿照希特勒建立的绝对忠于领袖的铁卫队，教导总队的士兵吃的比别人好，穿的是呢子服，每月比别的士兵多拿两块袁大头。最初的教导总队战斗力极强，而此时的教导总队，在淞沪保卫战中损失巨大，溃退到南京时，人数只有五千人左右。到了南京保卫战时，教导总队临时进行了扩充，补充的士兵大多是新兵，他们只经过短期的强化训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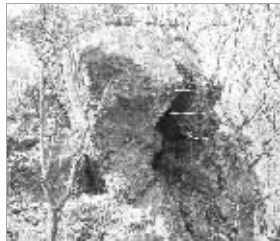
记忆中的老虎洞与现实中的崖洞

忽然，走在前面的黄明生叫了起来：“找到了，快来看，就是这里。”记者上前一看，还真是一个崖洞，由两块高度约四到五米的砾岩石块组成，它们立面朝北，斜向偏东，肩并肩地竖立着。在两块岩石的根部中间位置，由于风化原因崩塌了一大块，正好形成了一个约有两平方米左右的三角形

山洞，洞高约一米，深约两米左右。山洞离上面的山脊约有四米多高的距离，洞口离下面的小平台也有两米多高，人要想进入洞中还比较困难。摄影记者只能不断地变换位置，尽可能地拍摄洞内的情况。洞壁上有凸起的带色彩的圆形砾岩，在石洞内昏暗光线的映照下显得光怪陆离，很有几分神秘的气氛。

这个崖洞到底是不是史料中记载的老虎洞呢？大家一起将目光投向刘少校，他有点犹豫，说：“实际上，老虎洞阵地是不是一定得有个老虎洞，我真不知道。不过这个洞的位置很隐蔽，正处在主阵地的后方悬崖上，再没有比它更符合我想象中的‘老虎洞’了。”

记者辗转找到已离休的中山陵园文史专家刘维才老人，经过交流记者得知，找到的确实是老虎洞。刘老告诉记者，当年中山门到太平门一圈45华里有12个派出所，三年多时间他待过的有9个，对紫金山可谓了如指掌。站在中山陵园东北区管理所的位置往对面山上看，老虎洞就在第二峰以东位置的北侧。“我第一次发现老虎洞，是在1951年。”刘老回忆说，“当时中山陵园一个姓高的职工，有个三四岁的儿子，一天，夫妻俩上班把孩子一人丢在家里，下班后发现孩子不见了，后来在过紫霞洞不远的路上发现了孩子的一只鞋，才知道孩子可能被狼叼去了。市政府派了两千多人围剿狼，每三尺一个人，向山上爬，形成一个包围圈，过了第二峰向东，我们所里的人就看到一只狼，赶紧追赶，狼就钻进了一个山洞。由于山洞位置较险要，我们只能守株待兔，结果狼窜出来被我们刺伤后又跑



疑似老虎洞



无名墓界碑



七十年前的碉堡

掉了。有个年纪比较大的同事说，这就是老虎洞。虽然五十多年过去了，但因为这件事比较特殊，所以印象非常深刻。”

紫金山上的老虎为何在明初消失了

“老虎洞”的名字因何而来，难道紫金山上还真有老虎不成？

刘维才老人告诉记者，紫金山上确实有过老虎，而且应该是华南虎。朱元璋时期，明代大学士宋濂在他的《游钟山记》中就有关于老虎的描述：“山有虎，近有僧采口，虎逐入舍，僧门焉，虎爪其颧，颧有瘢可验。子勿畏，往矣。”意思是说，山上的僧人采茶遇到老虎被抓伤了。据说，当时宋濂与刘伯温、夏允中三人在钟山游玩时，刘伯温还提心吊胆的，害怕遇见老虎遭遇不测。但是朱元璋以后，紫金山有老虎的说法就鲜有记载了。刘维才认为，朱元璋填燕雀湖，破坏了老虎休息、饮水的环境，同时大兴土木，砍伐了大量钟山植被，使得老虎无处栖身，最终导致紫金山上老虎迁徙消失。老虎洞在民国时，很可能因为它是重要的军事防御阵地，所以这个名字当年使用的频率比较高。解放后，恐怕由于这里长年累月人迹罕至，这个名字就逐渐被人们淡忘了。

那么，当年发生在这里的那段血与火的往事，如今还有谁记得？

守军勇士血战到底最终老虎洞失守

著名军旅作家、解放军出版社《军营文化天地》副主编余戈告诉记者，紫金山的最高处称为

第一峰，次高处称为第二峰。山之东麓凸起的小高地，俗称老虎洞。要控制南京城，必须要占领第一、二峰。要夺取第一、二峰，必须要先攻下老虎洞。故老虎洞之得失，颇为重要。当时，镇守老虎洞阵地的是教导总队第3旅第5团罗雨丰营。

1937年12月8日拂晓，大批日军飞机就开始向紫金山阵地大肆轰炸，老虎洞阵地的官兵严阵以待。不久，观测班士兵报告：京杭道发现一股敌军，正毫无顾忌地以密集队形行军，由马群向南京城进逼。得到消息的炮兵连长，果断命令两门德造榴弹炮直接瞄准，连发射击。只见炮弹落处，大片敌兵纷纷倒地，犹如锅里煮饺子乱成一堆，未死的敌兵像无头苍蝇一样疯狂逃窜。炮兵首次开炮就收获胜果，大家齐声欢呼。

日军吃了亏，就向天空放了一个巨大的氢气球，高约五百米，遥遥可以瞭望整个阵地。9日拂晓，日军的飞机投掷了许多炸弹、燃烧弹、烟幕弹，一时紫金山东麓“弹声”震耳，烟火冲天。敌人再次发起冲锋，罗雨丰营坚持抵抗。9日下午，敌人利用有利的风向，又发射更多的炮弹和燃烧弹，再次猛攻。《南京大屠杀》作者徐志耕也向记者介绍说，9日拂晓，日军发动全线进攻。天蒙蒙亮，飞机大炮就震天动地地响起来了，紫金山老虎洞阵地被敌人的飞机大炮狂轰猛炸，教导总队伤亡惨重，全营牺牲大半，罗雨丰营长英勇殉职，老虎洞阵地遂告失守。

余戈还告诉记者，由于紫金山地理位置特殊，紫金山的守军可能是最后才接到唐生智的撤退命令，这时许多中国军队已经到了江北，紫金山上许多守军都不愿撤退，坚持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

无法辨认的墓碑 碑为谁而立

就在老虎洞前近百米的位置，黄明生找到了三年前就发现的一根露出地面近一米的钢筋水泥桩。它的宽度约二十厘米，厚度约十厘米，感觉像是一座简易墓碑。桩的上部已遭破坏，正面有字，但模糊不清。经努力辨认，勉强读出最后几个字为“长墓界”。

记者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宣纸和墨汁，想将字拓下来，可惜，由于水泥损坏较重，没有成功。不知此墓碑是何年何月何人为谁而立？是为罗雨丰营长立的碑，还是国民政府还都后为战死在老虎洞阵地的官兵们立的碑呢？记者询问了中山陵园管理处工作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士，没有得到准确答案。

风从山巅吹过，出了汗的身体有点发凉，记者一行人站在墓碑前，心情沉重。是的，这里曾是洒下英雄男儿鲜血的土地。可是，他们的后人差不多已经忘记了。

本版主笔 见习记者 张荣
本版摄影 快报记者 施向辉
(请爆料人黄先生至报社领取线索费200元)